



百味人生

我刚刚烧掉了自己写了 40 多年的日记,我没计划过这样做,但是一天早上醒来时,我忽然想到,是处理它们的时候了。

我扳开炉子的烟道阀门,点起一小堆火,然后开始把一擦擦日记本放在火上。它们一开始烧得很慢,不情愿。几页纸从边上燃起来,烧到了我写下的文字,一团浓烟悠然旋入烟窗。这是几小本硬皮笔记本,装订在一起,边上封着胶带,蓝色和绿松石颜色的塑料封面抽缩着打起了卷。当初买笔记本时,我觉得这样的颜色可以避开邪恶之眼:偷窥的眼睛、评判的眼睛。

我不愿意别的什么人看我的日记,永远。隐私也许是我现在忍痛割爱的主要原因。孩子们今年在我这里住了一夏天,也许这是

最后一次。他们眼看就要成年,搬到他们各自的新家,过他们自己的生活。几年前,孩子们到了向我保守秘密的年龄,对于那些最爱他们的人也有了心理隔阂,开始做起了他们的父母做梦都没想过的事情。他们也好奇地想知道大人们有什么秘密,这让我触动很大。一旦孩子对什么事有了兴趣,谁也挡不住他们好奇心。

我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,曾经在我父母的抽屉里找他们的信看,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走到了一起,在何种生活状况下有的我。

我是在 14 时开始写日记的,当时写得如醉如痴,每天坚持写,到了上大学时,我已经用几种颜色的墨水,在泉涌般的情思驱使下,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几百页日

记。成年之后,当你感到孤独无助,或者焦虑难眠,写日记就成了一种自我抚慰的方式。

产生将日记付之一炬的想法可能还有一个原因,小时候,我在祈祷时就默念着:“如果我在睡梦中离开人世,希望上帝把我的灵魂带走。”我的灵魂在我的日记里,这是我的牵挂,如今我已 40 几岁,如果真的有一天在睡梦中死去,我不希望随便哪个旁人拿到我的日记。

我在日记里写到了当年结识的坏男友、恶毒女孩。我写到了产后焦虑的痛苦、初为人母时不知如何做是好的困惑和不安。都是些陈年琐事,我不想让孩子们拿着嚼烂。

生活就像是在玩爬坡和滑梯游戏,起起伏伏,有得意时,也有

◆ (美国)多米妮可·勃郎宁 孙开元(编译)

失意时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,爬上去、跌下来。等到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才醒悟,向上爬成了我们的全部,目标都已忘记,这时我们才感到了疲惫,才知道智慧生活、三思而行,才知道停下脚步,欣赏人生路上的风景。

日记燃了起来,我明白了,自己是不想让孩子们知道,我在这场生活中的爬坡游戏中重重摔下来时,是如何的痛彻骨髓。那些经历对于他们来说太过沉重,我想让他们记住的是,我是个在跌倒后能勇敢爬起来的人,他们是和一个坚强的人、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一起长大的。

我把一年的日记接连放在火堆上,没有停手。火焰越来越旺,日记本扭曲着,噼啪作响。火苗直

上炉膛,烟灰飘进了屋子。

热气灼人,我退后了一点,心里有一种回归原始的快乐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,日记今日一失,将再也无法复原。和写日记一样,后悔也是我的一个老习惯。

日记本在燃烧,我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注视着,这火焰有一种残酷的美,仿佛在宽慰着我,同时也在折磨着我。但是我也有一种解脱感,这也许是我处理它们的最好方式。

可以说,这是一次心灵净化的过程,我把无数的痛苦和烦恼放进了熔炉。我心头的万千思绪,正随着那些凝结着我的喜怒哀乐的日常一起化作一缕青烟。

让往事飞,这不也是人生中的一大智慧吗?



万家灯火

蹊跷的小纸条 ◆ (美国)吉姆·哈林顿 思羽(编译)

有人在我家前门上用透明胶带粘了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:“本周六晚上八点,到胡桃大道与第十四大街路口的街角见我。”最后的签名是艾米莉。我看完纸条,环顾四周,半个可疑的人也没发现。

回到卧室后,妻子从我身后探出头偷看纸条:“老公,艾米莉是谁啊?”

我耸了耸肩:“我从高中毕业后,就没认识过叫艾米莉的人。”

“是以前的女朋友?”妻子眯起眼,“她为什么现在联络你?为什么不按门铃?”

“这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艾米莉。”我再次读了遍纸条。

“你怎么知道?”妻子站起身,双手叉腰,仰起鼻子。她身上的浴袍敞开,露出黄色的短睡衣。她要么是没注意到,要么是压根不在意。

我把纸条揉成一团。

“别那么做。”妻子从我手中抓过纸团,将它抚平。

“你在做什么?”我问道。

“周六晚上去见艾米莉呀。”

结婚十年后,我懂得看妻子的脸色,知道此刻最好还是别与她争执。

周六很快就到了。

我看到公交车站的长椅上放了只纸质购物袋。直到我俩走到

街角,我才注意到自己的名字被写在购物袋的棕色纸上。

“比利?”妻子说,“我还以为你不喜欢被人叫作比利。”妻子伸手去拿纸袋,“是不是艾米莉在高中时这么叫你?”她凶巴巴地瞪了我一眼,咕哝了一句“比利”。我从她手中夺过纸袋。

“太荒唐了。我们就回家。”我开始向汽车走去。

“不,我们不回家。”妻子说话间又夺回纸袋。她拉开了纸袋,一张纸落到地上。她捡起纸,走到路灯下。“上面说让我们去第十四街与枫树大道交叉口的商店。”我还未应声,妻子就沿着第十四大街向西出发了。

走过六个街区后,我俩站在了一处荒无人烟的街角,看见一家空无一人的商店,只有一名店员站在收银台后面读杂志。

“我们是在犯傻,”我说,“赶紧回家吧。天也越来越冷了。”我双手搂住自己,装作很冷的样子。

妻子扫视了四周,半个人影也没有,“好吧,我猜想你是对的。大概是邻居小孩的恶作剧。”

“哦?你现在知道了?”我笑着问妻子。

离家一个半小时后,我们回到了家门外。我们家门厅的电灯是定时控制的,一到晚上就会自

动亮起,因为妻子是个怕黑的人。然而,此刻房子里漆黑一片,妻子大概是觉得害怕了,咬起手指,另一只手挽住我的手臂。

“我们要不报警吧?”我一边说一边手摸进口袋,“糟糕,我一定是把手机落在家里了。你身上带了手机吗?”

妻子摇了摇头。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哆嗦,我确信这不是因为天冷的缘故。

“我看房子里没什么动静,”妻子说,“也许就是灯泡坏了。”然而,她的苍白脸色告诉我,她并不完全相信自己说的话。

妻子拉着我的手臂,我俩壮着胆子走上门廊,脚下的木板吱嘎响起。我俩愣住了几秒钟。什么动静也没有。我用钥匙打开门锁,迈着小步走进门厅。客厅里传来响声。我伸手去摸电灯开关,打开电灯。就在这时,十几个人从各自躲藏的地方跳了出来。

“生日快乐!”

原来,自始至终都是妻子在捣鬼。我转身看着妻子,伸出双手,装出要掐死她的模样,脸上却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“哈哈,骗到你了。”妻子笑着说。

妻子说得没错,不过再过两个月就是她的生日。到时我一定会扯平的。

■ 我的眼里只有你

(法国)科达尔



快乐城堡

老婆的话 ◆ 鹿启帆(编译)

亚当斯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迈克尔:“伙计,刚才我和我老婆艾丽莎大吵了一场。艾丽莎摔门而去。临走前,她撂下一句话。她说从今以后,她要和她妈妈一起住。你帮我分析分析,这是令人欢喜的许诺还是恶毒的威胁?”

“呵呵,亚当斯,这有什么区

别吗?”迈克尔笑道。

亚当斯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伙计,这区别可大了。如果是许诺,艾丽莎就回娘家去住,我从此一个人过上清静潇洒的日子。如果是威胁,我的丈母娘就会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,我从此夹起尾巴做人。”



海外故事

珍惜你的家庭时间

◆ 尹玉生(编译)

朗·福尼尔是美国《国家杂志》的资深记者,在他的职业生涯中,曾经采访、报道过无数个政坛重要人物,包括数任美国总统。在这众多的政要中,看重家人、珍惜家庭时间的小布什给他留下了独特的印象。

福尼尔回忆说,小布什在主政白宫期间,不仅总能记得身边工作人员家人的名字,而且多次向身边工作人员强调,白宫的工作再重要,再繁重,都不能累及家庭。小布什善于在繁忙的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与家人相处,他在飞机上陪双胞胎女儿玩游戏,陪女儿从白宫里的日光浴室的栏杆上一次次滑下来,陪她们在白宫的草坪上玩耍、游戏,一同安慰受伤的动物……

福尼尔清楚地记得,小布什卸任回到老家德克萨斯后由衷地说道:“回家的感觉真好!”而

他的两个在白宫中度过美好童年的女儿,不忘叮嘱继任者奥巴马的女儿“好好享受白宫童年”,并提醒说:别忘了,除了总统,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父亲。

让福尼尔最难忘的是 1999 年对小布什的一次失败的专访。那时候,小布什还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,在约定的时间,小布什将电话打了过来,但没想到,福尼尔的第一个问题还没问完,便被小布什打断了:“福尼尔,我听到你那里很乱,那是什么噪音?”

“我和我的孩子们在游泳池边,孩子们在嬉耍。州长放心,我让他们静一静,不会影响到你的。”福尼尔答道。

“不是影响我,而是会影响到他们!”小布什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坚决说道:“我们再约时间吧。你得珍惜你的家庭时间,它比采访要重要得多。”说罢便挂断了电话。

当间谍的老爸

◆ (美国)Michael Miller 周炳揆(编译)

那天,我送女儿去上大学,离别时,真有一种失去亲人的感觉。于是我开始上网,跟踪学校官方的“推特”,女儿在校的动态、照片源源不断地来了。我还把她那座城市输入我的天气预报软件,这样,我就能想象女儿宿舍的窗外是下雨还是晴天。我还从“脸谱”上看到图书馆和那排带着书架的阅览桌,使我能想象女儿勤奋学习的情景。

这还不够,我还有更先进的“监测”手段,去看她的信用卡记录,这样,我就能知道女儿什么时候在买书,哪天去的药房,周末找到了哪家咖啡馆。看“脸谱”还能知道她何时交了新朋友。

我做的这些就是告诉老婆、朋友这不得事,没人会认为我在

监视女儿,相反,他们会理解我只不过是想念女儿,这样做无非是寻求一种幻觉:女儿还在身边。

不过,当我开始迷恋一种新的软件时,老婆着实有点担心了。这个软件中有一视窗使你可以分分秒秒地窥看女儿的校园生活,还有一个功能,能让父母偷听到校园里同学在讲些什么、争吵什么,而且是未经过滤的。

于是,各种信息纷沓而来:从某间宿舍在实况转播足球赛到某地下室发现有只大老鼠,还报告说饭厅里正在卖“裸体布朗尼”黑面包……

一天晚上是一年级新生的入学指导,女儿告诉我会上放了一部电影,是关于美国土著居民的,

然后要求学生讨论社会、社区的多样性。女儿说大家都认为电影太糟糕,放映时吵吵闹闹,招致院长的大声呵责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,我甚至可以听到大家的嚷嚷声——我终于觉得我似乎也去了校园,在我的幻想中,我真的和女儿在一起了。这真奇怪,我居然成为危险的、不健康的一族——当间谍的老爸。

不过,最后我想明白了,如果我不“监测”女儿,而是由女儿的同学陪她去买东西,她的大学生活一定更为愉快。于是,我决定把这个软件从手机上删除。不过,让我再最后看一遍,噢,每个人都在谈游泳课测验的事,女儿知道吗?她带了游泳衣吗?